

关联理论视域下“柳”象的最佳关联性传递探究

刘海燕 韦少华

(广西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西 柳州 545006)

摘要: 中国杨柳自如以来便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更有不少古人寄情于柳诗中。柳树英译是推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之一。因此,笔者从关联理论的角度,以贺知章的《咏柳》的许渊冲先生英译本为例,探析“柳象”在不同诗歌的最佳关联性传递。

关键词: 关联理论;柳意象;《咏柳》

一、引言

柳自古以来便有着深层的文化底蕴,古人以柳咏春,以柳寄愁,折柳送别,是人民传递感情的重要载体。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以《折柳·寄情》的节目来传递“有朋自远方来”的快乐和“惜别朋友”的缅怀和祝福之情。节目播出后,引发东西方观众热情讨论,为实现友好交流提供了新的文化视角,为实现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创造了良好契机。而唐诗作为中国文化的瑰宝,将其英译便成为传递东方“柳”文化底蕴的重要途径之一,有利于促进东西方文化及意识观念上的交流融合。

“柳”在东西方文化的历史进程中便存在着不同的解读,西方中的柳大多象征着宁静凄美的死亡与逝去,哀悼和痛苦^[1],东方的杨柳是婀娜多姿的女子——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亦是送别友人的愁容女子——莫损愁眉与细腰。斯珀伯(D. Sperber)和威尔逊(D. 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则能够处理这种认知上的文化差异,关联理论是基于格莱斯语用相关原则和认知科学的交际理论,指出语言的交际是一种认知活动^[2],最佳关联性是交际成功的关键,即话语是否关联。这种关联性取决于处理话语信息付出的努力和语境效果,在同等条件下,关联性效果随语境效果的递增而增强,随交际者推理努力递增而减弱。后来,格特(Gut)在关联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关联理论翻译观,他认为翻译中的推理——明示的言语交际涉及两个交际过程,涉及原作者,译者,译语读者三个主体。他提出了关联原则包括认知原则和交际原则,认知原则指导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两次进行认知调动,第一次是译者调动自我认知理解原文语义,根据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认知语境探寻与原文最佳关联的匹配信息并在译文中呈现。中国大多数古诗都言在此而意在彼,托“物”言“志”,借

“景”抒“情”,即景语即情语^[3]。译者要面对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对“柳象”认知差异和最佳关联传递,因此本文将结合关联理论,探究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咏柳》许渊冲的英译本中“柳象”的最佳关联性传递。

二、《咏柳》的最佳关联性传递

(一)“柳象”的最佳关联传递

关联理论翻译观认为,在翻译视角下,交际意图的推理是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步骤之一。译者对明示信息的解读则是推理交际意图的关键。要真正读懂诗,把握诗歌的意蕴,首先就必须准确解读诗歌的形象,诗歌是用形象思维即用具体事物的形象来表达抽象的思想感情诗歌的形象就是寄托作者思想感情的事物,一切景语皆情语^[4]。

其次,笔者去解读两首诗“柳象”的明示信息,解读诗人背景和原诗内容是翻译的第一步和探究最佳关联的第一步。《咏柳》是一首咏物诗,咏柳之美。比喻,拟人和设问的修辞的运用是这首诗的显著特征,诗人按由远及进的顺序描绘柳树。诗歌的第一句从整体视角上塑造柳的形象,将柳树喻为碧玉,柳树似一名高挑曼妙的少女,而“妆”字凸显其颜如玉;接着第二句诗人从局部观察柳枝,“万条”说明柳枝数目之多,柳枝既喻为纤细柔软的丝绦即丝织的带子,丝绦一般穿挂在人的身上,此处暗含拟人手法,又暗喻“丝绦”就是“柳”美人摇摆的裙带,“垂下”则暗含柳条纤腰在风中摇摆之意^[5];第三句的“细叶”“裁”和第四句的“剪刀”则将春风手巧的形象具体化。总结一下,“碧玉”“妆”“高”“万条”“垂下”“绿丝绦”“细叶”“春风”“剪刀”“裁”皆是“柳”的景语,营造了“柳”和春的意境美感,也点拨了诗人乐观单纯和愉悦的心境。



笔者接下来以许渊冲的英译为例分析“柳”象的处理。首先,从上面第一步的明示信息解读,我们得知《咏柳》中“碧玉”“妆”“高”“万条”“垂下”“绿丝绦”“细叶”“春风”“剪刀”“裁”是“柳”的景语,呈现似美人般婷婷袅袅的风姿,万条垂丝似美人的裙带在风中款摆的杨柳;而这“柳象”美感却较难为译语读者所感悟。这主要由于东西方语言环境下的“柳象”认知不同,在西方一些国家,柳则含惩罚,哀悼,失落和死亡等悲剧之意[1],从而会引发交际过程中文化摩擦。如《咏柳》中的“碧玉”“丝绦”,“碧玉”有多重含义:①碧绿色的石玉,②玉形态小巧玲珑,③玉晶莹剔透,④玉很高贵,⑤窈窕女子[2];“丝绦”含丝编制而成的带子和柔软双重义。因此,在中国诗歌外译过程中,译者应充分掌握明示信息的显性和隐性信息的同时,还要充分考虑了译语读者的认知语境,谨慎选择合适的语义词汇,从而传递核心内涵,实现最佳关联。而许渊冲先生就充分考虑到了读者的认知环境,用“slender beauty”和“emerald”来翻译“碧玉”。这个词的表层含义——碧绿色的玉在英文对应的词汇是jade,这个单词在“碧玉”作为美丽女子的意思在西方则鲜为人知,译者将这层含义明晰化不仅保留了原文的修辞,更进一步拓展译语读者对中国杨柳意象的深层认知环境:杨柳→碧玉→异域文化中的绿宝石 & 美丽天真的少女→春天生机勃勃,以新信息和旧信息的相互作用下巧妙处理了杨柳在东西方认知差异,让译语读者以最小的认知努力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实现最佳关联的有效传递,同时也有效促进中国杨柳文化的传播。“丝绦”这一喻体也较难为异域读者感受柳条轻盈柔和的动态特点,译文中,译者以“fringes made of jade”这一名词短语便让读者对“丝绦”的认知空缺得到一定的填充。但是“丝绦”在原文中暗含的拟人修辞,暗含的“美人的绿裙摆”之意又从何处体现呢?柳枝的绿裙由嫩绿的,成簇成簇的柳叶点缀,译者将第三句的“细叶”不直接译成“thin leaves”而译成了“slim leaves”,“slim”一般形容人身材苗条修长,将柳叶拟人化的同时也拟人化了柳枝,实现上下文关联。体现“柳象”美的其他景语——“妆”“高”“万条”“垂下”“细叶”“春风”“剪刀”“裁”,许渊冲先生以“dressed”对应“妆”,“slender”对应“高”,“垂下”对应“droop”,“春风”对应“the wind of early spring”,“剪刀”对应“scissors blade”,一一对应实

现了最佳关联,而在“万条”和“裁”的最佳关联上美中不足,“万条”即数量多,译文为“A thousand(一千)”,与原文之意有一定的偏差,因此笔者试着改为“Ten thousand”,实现和原文内容的最佳关联;译者将本体“二月春风”的喻体“剪刀”,译为“sharp as scissor blade”突出了剪刀锋锐的特点,锋锐的刀刃方能“裁”出别致,而译者将“裁”译为“cut”,含有一刀即落的利索和锐利之意,凸显了二月春风仍带着凌冽的冷,却未传达出“裁”暗含的“细细谨慎,精细”之意,因此笔者试着将第三句的“cut”改为“tailored”,这样一来,二月春风的形象也得到多元化的充实,二月春风回温,但仍带些许寒意,既符合客观意境又符合春风的“象”,传递最佳关联。

三、结语

笔者运用关联理论分析了许渊冲英译《咏柳》中“柳意”的关联传递,发现咏物诗和抒情诗对“柳象”的描写占比有一定的差异,“柳象”的关联传递侧重原文内容的处理上,译者需要把握原诗文本的前提下,探寻译语语境中的最佳关联,接着采取直接翻译,间接翻译或两者的结合等方法,使译语读者以最小努力获取最佳语境效果。但文化语境的差异,原诗许多内涵文化的传递不一定能按照译者所想那般得到了最佳关联的传递,因此,最佳关联也只能作为一个方向指引译者传递原诗的“原汁原味”。

参考文献:

- [1]黄晓琴,陈林炯.柳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媒介属性与共情连接——以冬奥会闭幕式节目《折柳·寄情》为例[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2(12):94-96.
- [2]方麟.核心素养视野下的古诗词教学[J].语文建设,2020(24):23-25.DOI:10.16412/j.cnki.1001-8476.2020.24.007.
- [3]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诗词文曲鉴赏唐诗[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12.
- [4]刘晓静.《匆匆》英译本的修辞风格——以朱纯深版为例[J].出版广角,2019(18):88-90.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9.18.027.
- [5]Sperber and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ve and Cognition [M].Oxford: Blackwell and Oxford,1986:137